

□ 专题文论

转型与现代化

国家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历史 作用及其局限性

余伟民

【内容提要】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建设因现代化起源的不同分为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由“公民民族主义”主导的民族国家和在外部世界影响下由传统王朝国家转化而成的民族国家两种类型。俄罗斯作为第二种类型的民族国家，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在解决国家定位问题时陷入了一种特殊的困境，即内部性矛盾和外部性矛盾的互动和彼此牵制使其中任何一对矛盾都无法按现代化历史运动的普遍趋势顺利转化。作为现代化的驱动力，国家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俄罗斯的历史积淀赋予国家太沉重的使命，造就了极其深厚的以国家主义为中心的民族意识，几乎每一次历史性转折都因内在动力不足而被历史的惯性拖离本来可能达到的目标，最终又回归于国家主义的道路。

【关键词】俄罗斯 国家主义 现代化道路 历史作用 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2)05-0020-0004

20 世纪初和 20 世纪末，俄罗斯历史上发生的两次重大社会变动引起了关于俄罗斯现代化道路的再思考。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普遍意义上的现代化理论是理解俄罗斯历史进程特殊性的前提。

作为世界历史范畴的现代化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过程，也是人类共同体从彼此接触程度很低、相对孤立的血缘和地域性社会向普遍联系、接触程度越来越高的全球性社会发展的过程。因此，尽管这一过程是通过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发展道路加以表现的，但发展道路的差异并不否定发展趋势的统一。决定现代化世界进程大趋势的

普遍性因素就是统一性的基础。概而言之，这些因素主要是：1. 工业生产方式主导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2. 资本积累推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以个人自由为基本权利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3. 以世界市场为基础并以先进国家和地区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工业生产、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世界体系构成了超越民族和国家的普遍意义上的现代化历史运动，塑造了反映现代文明社会本质的基本要素。16 世纪以来发端于西欧地区的现代化世界进程大体上就是一个工业文明的普及、现代社会的型塑和世界体系的建构过程。现代化意义

【作者简介】余伟民，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系教授。

上的社会转型,除了创造现代社会原型的国家,对于大部分“外源性现代化”国家来说,都是中断自己原来的自然历史进程,按照外部世界主流文明的范型,建构与主流文明相融合的、具备普遍性特征的“现代社会”。当然,由于传统社会结构的差异和现代化起步阶段发展水平以及启动类型的不同,每个国家的具体转型过程和发展道路不尽相同,由此而表现出现代化的“多样性”及各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不同位置。但世界历史的整体结构和现代社会的普遍性要素始终制约着每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过程,或者说,与外部世界和主流文明的关系决定着具体社会转型的向度、力度和速度。所谓“特殊性”在这里出现了两种类型:其一,特殊性即一般意义的多样性;其二,抵制和对抗普遍性的特殊性。在两种特殊性的取向上,国家定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定位在普遍意义上也就是与现代社会建构相适应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及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确定。具体而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因现代化起源的不同又分为两种不同的发生学类型。一是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由“公民民族主义”主导的民族国家。这种类型即英国等现代社会的原型国家和美国等现代移民国家,其发展路径大致是:市民社会的兴起——王权与市民社会的结合或市民社会的政治力量推翻王权——现代国家结构和公民身份的确定——公民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的形成。在这种类型的民族国家中,社会转型先于国家定位,具有自治结构的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国家权力的运作范围及其形式受制于社会,国家与社会在结构性张力中维持平衡,国家的地缘性和国家成员的公民身份构成民族的边界,民族主义的本质是政治性的而非种族性的或文化性的。二是在外部世界影响下由传统王朝国家(或发展程度更低的部落型共同体)转化而成的民族国家。大部分外源性现代化的政治发展进程在国家形态上都属于这种类型。在这种类型的民族国家中,由于缺乏先行成熟的市民社会,国家的转型主要受制于外部世界的压力,因此其功能性的变化往往大于结构性的变化,国家权力的至上性在没有制衡结构的情况下随着功能的扩大而进一步强化,国家在成为现代化主要驱动力的同时对其自身传统结构的变革则缺少主体性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的建构由于没有现

代国家的宪法基础,而更多地依赖传统社会共同体的血缘和地缘纽带,其种族性和文化性往往使政治性边界变得模糊,由此又使国家的外部性处在不确定状态。可见,上述第二种类型的民族国家是否能在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解决好国家定位问题,主要取决于市民社会的建构和制衡国家权力的社会机制的形成。世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后发的、国家驱动的现代化只要认同现代化历史运动的普遍性,愿意融汇于世界发展的主流,那么,随着这个国家同世界关系的日益密切和普遍性因素的增长,经济层面的变革和发展水平的提升必然会推动市民社会结构的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会出现本质性的变化,这就是所谓“从威权主义到民主的发展道路”。但是,同样作为第二种类型的俄罗斯却在国家定位问题上陷入了一种特殊的困境。

所谓特殊的困境,是指俄罗斯在解决国家定位问题时,内部性矛盾和外部性矛盾具有一种“同构”和“联体”特征,两者的互动和彼此牵制使其中任何一对矛盾都无法按现代化历史运动的普遍趋势顺利转化。

在俄罗斯国家结构的形成中,有两个因素具有决定性意义:

1. 13~16世纪,蒙古人的入侵及其后200多年金帐汗国的统治和莫斯科公国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古罗斯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和社会发展取向,排除了西方型市民社会的发展空间,确立了东方型的专制国家。

2. 从彼得一世开始的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在国家定位问题上把内部性矛盾和外部性矛盾重合起来,造成了难以解脱的联动效应。

一般认为,俄罗斯向西方学习,重新与西方文明接轨,是从彼得一世改革开始的,也因此把俄罗斯现代化进程的起点定在18世纪初。但是,彼得一世改革所确立的并非建设现代社会的目标,而是建立“强大国家”的目标。彼得一世改革的直接结果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通过引进西方的技术文化,为建立具有向外扩张能力的强大国家奠定了物质基础;其二,通过行政改革和宗教改革,再次确立绝对君主制度,国家获得了控制个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绝对权力。完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国家化和国家政治的高度集权化。以上两方面的综合就是“俄罗斯帝国”的诞生。

在俄罗斯帝国形成后,受帝国扩张力的驱动,俄罗斯的国家定位已经不单纯是内部性问题,同时具有了外部性问题的含义。作为外部性问题,俄罗斯帝国的定位又不可避免地既成的世界体系发生矛盾,帝国版图的扩张和维护同时也是俄罗斯与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冲突与对抗。而在同西方世界的竞争和对抗中,主要表现为斯拉夫主义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往往被用作抵制西方文明和维护专制统治的工具。因此,国家定位的外部性问题(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就与国家定位的内部性问题(如何处理与社会的关系)纠缠在一起,成为联动状态的复合性矛盾。所谓“历史的困境”就是这样形成的。

1917年的俄国革命曾经是俄罗斯走出历史怪圈的一次重要机遇。当时,作为革命产物的两个结果是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和俄罗斯帝国解体。从理论上说,这场革命的结果打开了俄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最难解的“死结”,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和卸下帝国的包袱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实际上这场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和国家定位问题。临时政府失败后,当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按其理想目标开始执政实践时,他们同时开始了对帝国版图的整理和重建。在斯大林主持下建立的苏联实际上具有与俄罗斯帝国同构的体制特性。反过来,这种国家结构又使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成为必要。于是,在革命逻辑向帝国逻辑的转化中,国家主义的斯大林模式形成了,恰如沙皇专制制度是俄罗斯帝国的支柱,以高度集权为基本特征的斯大林模式亦是苏联大一统国家赖以存在的制度架构。

苏联在冷战的较量中暴露出因社会发展程度较低而难以支撑国家的霸权目标等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深刻认识则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改革的重要动因。所以,摒弃斯大林模式体制、改变苏联的国家结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实质性内容。然而,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苏联解体为结果,以及其后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表现出国家地位的低落时,曾一度弱化的国家主义取向又一次成为主导力量。在这个多数民众尚未享受到现代社会权利并缺乏权利意识的转型国家,恢复昔日大国地位和强力政府的目标要比争取个人自由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更具有明确的导向性和动员功能,因此也具有更广阔的民意基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在21世纪初进入了新

一轮国家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轨道。

从俄罗斯历史提供的经验教训来看,继续国家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未必能够走出以往几个世纪循环的历史困境。因此,在反思俄罗斯现代化道路时,以下几个问题值得人们思考:

第一,国家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否能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毫无疑问,作为现代化的驱动力,国家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的转型,市民社会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是社会塑造国家,而不是国家塑造社会。所以,由前现代国家驱动的现代化进程如果最终实现了社会转型的目标,那么国家自身也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转型。显然,启动意义上和过渡意义上的国家主义现代化既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但其合理性或积极作用又是有限度的。如果国家发展的目标背离了或遮蔽了社会发展的目标,那么国家的目标就会异化,就会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性悖论,乃至形成“强大国家”与“落后社会”的不对称格局。因此,国家主义的现代化不应超越其阶段性的过渡使命,否则,国家主义的终极性目标会构成社会转型的严重障碍,使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也难以完成。

第二,世界体系的中心地位和国际社会的大国地位取决于国家的外向性力量还是社会的内生性发展?历史上凡是大国都有追求中心国家地位和霸权的冲动,而国土资源和军事实力是显示国家外向性力量最明晰的标志。所以,当人们探究大国兴衰和霸权更替的规律时,往往首先注意到构成国家实力的若干指标性因素,如:领土、军事力量和支撑军事力量的经济实力。比较深入的研究,则会注意到,国际政治中的霸权转移与世界体系中的中心转移并非同位现象,前者是经常性的“短时段”现象,而后者是相对稳定的“长时段”现象;前者同现代化进程没有必然的关系,后者是现代社会的全球性结构。这样,大国的兴衰就有了两重含义,一是通常所理解的霸权的兴衰,它取决于由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构成的国家实力的强盛或衰退,并表现为国家领土和势力范围的扩大或缩小。在这种周期性的变动中,有些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大国也有可能利用其国土资源并通过集中国力建设起强大的外向性威慑力,从而取得国际事务的支配权。当然,这种类型的霸权即使建立起来也是暂时的现象而不可能持

久，尤其是霸权国家的惯性会驱使国家主义的目标不断强化，最后超出了社会的承载力而暴露出外强中干的落后本质。二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变化，它取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层次以及在世界体系结构中的相对位置。这种大国地位的本质是与“边缘国家”相对应的“中心国家”地位，而是否取得中心国家地位，国土的辽阔、军力的强大并非必要条件，关键是社会的先进和经济的发达，国家、社会和个人发展的综合指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中心国家”其实是指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发达国家区域，其中既有通常所理解的大国，也包括社会发展先进的小国。

第三，作为必要的过渡，国家主义现代化如何在完成阶段性历史使命后适时地转变发展的取向以

实现社会转型的根本目标？在俄罗斯历史上并非没有这样的历史机遇，几次重大的改革或革命都蕴含着转换发展目标和调整发展道路的契机。但是，俄罗斯的历史积淀赋予国家太沉重的使命，也造就了极其深厚的以国家主义为中心的民族意识，每一次历史性转折所迈出的社会前进的步子都因内在动力不足而被历史的惯性拖离本来可能达到的目标，最终又回归于国家主义的道路。

俄罗斯的国家主义现代化道路对曾经“以俄为师”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反思俄罗斯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同样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和发展趋势。

（责任编辑 李淑华）

Nationalist Modernization Road: Its Historical Role and Limitations

YU Weimin

Abstract: Ethnic nations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are divided into two kinds of nations: the ethnic nations guided by “civil nationalist” and the nations transformed from traditional dynasties, because of different origins of modernization. As a second type of nations, Russia,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and deciding its position, gets into an awkward corner, i.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tradictions interact and hold each other up, hence a couple of contradictions cannot be smoothly transformed along with the common tendency of the movement of modern history. As a driving force for modernization, a nation always plays a most important role. But Russia’s historical sediments give it a heavy mission and bring up an extremely profound, nationalist-centere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lmost every time a historical turn is driven away from an established goal by a historical inertia because there is not enough driving force, and goes back to the nationalist road at last.

Key words: Russia; nationalism; modernization road; historical role; limitations